

拿破侖的生活

拿破侖的生活

定價國幣貳元正

著者

鄭

學

稼

發行者

印

維

廉

總發行所

勝利出版公司

上海發行

上海廣東路一七〇號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南京分公司

南京太平路一五〇號

廣州分公司

廣州惠愛中路一六八號

北平分公司

北平西長安街九七號

台灣分公司

台北重南路阮陵街六號

青島分公司

青島膠州路八十三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初版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拿破侖的生活

第一章

阿耶佐的紳士家庭——拿破侖的出生——孩童時代——軍校生活——瓦倫斯——對愛情的理解——卡羅林小姐——缺乏跳舞天才——與妓女談話——俄六——土倫戰功——路易·特力歌——地塞里——維多林

地中海科西嘉 (Corsica) 島上的阿耶佐 (Ajaccio)，有一個族。牠的家長，名查理·奔那帕特 (Charles Buonaparte)，是當地提夏·拉莫立尼 (Letitia Ramolino)，是美麗賢慧的婦人。她於十七的彌撒回家，突然生了一位男孩。依家族的慣習，命名這個行列第二的 Poleon Buonaparte)。他就是十九世紀初歐洲的怪傑，本書的主人公

查理夫婦共生十三個男女，活下來的男孩有約瑟 (Joseph) (後來 (Lucien)，路易 (Louis) (後來封荷蘭王) 和哲羅木 (Jerome) (為了去威斯特發里亞王)，女孩有依利薩 (Eliza) (後來嫁巴緯岐王爵)，波林 (Pauline) (後來嫁長，再嫁波哈塞王爵)，和喀羅林 (Caroline) (後來嫁那不勒王繆拉)。這位多產的太太，白色的皮膚，就充當有五男三女

就由意大利遷來的家紳士。查理的太太勒十五早，由參加教堂而·奔那帕特 (一)

拿破侖的生活

家庭的寡婦。

拿破侖幼時主要的教養者，是他的母親。據一般傳記家的敘述，當他時，就與常見不同。他喜歡玩小銅炮，善辯，和敏慧。所以他的族人，阿耶佐教區的牧師名疏細安·奔那帕特的，垂死時候，對約瑟說：『你雖是長兄，但拿破侖却是一家之長，記着我的話。』像這樣天才橫溢的兒童，十二歲就離家入法國的布里恩（Brienne）陸軍學校。這位說意大利語的童子，於短期間內，就會說流利的法語。他擅長的學科，是數學。他表現着穩健與驕傲，並為同學所稱讚和妒忌。十五歲（一七八四）他轉學巴黎皇家軍校。翌年，被他讀為「麻俐明白篤實的公民」。查理·奔那帕特逝世，他曾這樣地慰問母親：『父親既死，你應該安慰我們的。我們要求你安慰我們。我們親愛你，我們為你犧牲，要比父親未死的時候加倍，要使你忘記死了一個親愛丈夫之無從計算的損失！』

記憶極佳又勤奮的拿破侖，在皇家軍校內，博覽羣書，尤喜歷史。波魯塔克（Plutarch）給他的羅馬時代英雄豪傑的傳記，塔西佗（Tacitus）給他的深奧的政治知慧。同年十月，這位正滿十六歲的青年，充當拉法爾（La Fere）炮隊副中尉。

在軍隊中，他已有自己的政治觀點。他似乎和當時的青年一樣，是「民約論」著者盧騷的信徒，他曾說過這樣的話：『一個人要駁倒盧騷，只靠美德和愛真理，是做不到的。』那要什麼呢？他並沒有說。但無論如何，他總不是一般的自由主義的反對者。他後日曾公開地供說過：如我是一位將軍，我一定贊助國王。既然是陸軍中尉，我應參加愛國主義者。這種類似功利主義哲學的思想，貫穿他的終生。

一七八六年，他的軍隊駐紮瓦倫斯（Valence）。十七歲的他，所過的軍營生活，依他的自述：『總

是杜門不出，每日作夢，盡情的發愁悶，總是離羣索居。」因此，他感着「人生太空虛！」但這不是說，他會陷入悲觀情緒中去。這只算是他的生活上不調和的洩露。

這種苦悶的生活，還不會長久的。他現在不專心於研究盧騷的政治哲學，而要探討另一大問題，即人們所說的愛情。關於這一名詞的真義，他曾說「爬山虎碰見第一顆樹，就要繞這顆樹」這句簡單的話，就是戀愛的歷史。什麼叫做戀愛？「一個男子總覺得遲早有單身生活的難過，戀愛就由這種感覺發生。既覺得難過，又覺得永不死，這個人的靈魂，要求依靠，就變為成雙成對，有了保障，流着同情的眼淚……這就是戀愛。」因為他有戀愛的感念，所以，他的視線不能離開女人。就在暴動的慘況中，他還有閒情逸致地寫道：「婦女們都是保王黨，這也不足為怪。因為自由女神，比她們長得好看，把她們都蓋過了。」可是，他不能有內容豐富的生活。因為生活一旦涉及兩性的身上，就需要起碼的重要的條件之一，那就是金錢。當他離開軍校時，每月的收入，只有兩百法郎。這區區之款，只足維持他的生活！到他任砲兵中尉時，他也不能衝出孤陋寡聞生活的氛圍。不是他缺乏社交的本領，而是他短少社交的物質條件。我們可以想到，穿着舊的軍服和皮靴，身材短小的青年軍人，只能株守營房，思索着盧騷的政治原理，想念着家庭，和焦急着國家的前途。但這是暫時的，後來他由家族某牧師的介紹，常常到聖·盧夫（Saint-Ruff）方丈的住處，在那裏他會見了一羣婦女。內中有他晚年稱讚過的柯倫比爾（Du Colom'ier）夫人。在她的紗籠中，她以他的母親的身份指導他。她會告戒他：「不要和亡命者往來，因為易於出國而難於回來的。」同時，在這使人留戀家庭和紗籠內，他遇見了夫人的愛女卡羅林（Coline du Colombier）

她是一個長得不算美麗的小姐。黑色的眼珠，濃密的黑髮，襯映着白色的皮膚，似乎太厚些的嘴唇

，常洩露可愛與漂亮的表情。如果把她放在「皇帝」的一羣情婦中，她是不值得一顧的，但她仍無疑於充當窮困中尉的情人。也許爲着卡羅林是拿破侖的第一個戀人，所以，當他流放於聖·赫勒拿（St. Helena）時，在陰鬱的日子中，常憶起她！

可惜，在紗籠中追逐卡羅林的，不止一個中尉——還有許多人。最後，她嫁給勃力蘇（Cécile Breusseloux）那時拿破侖已離開瓦倫斯，當他稱帝時，他給卡羅林以母后女官的優缺，至於她的丈夫，先任森林行政長官，後來封爲男爵。「第一督政」似乎沒有忘却了她，就在一八〇四年戎馬倥傯之際，還覆一封充滿舊情的短信寄她，說：「夫人，我接讀你的信，十分高興。我常常愉快地記着你和你的母親。我將以第一個可能的機會給令弟，我閱你來信，知道你住在里昂附近。我有充分理由責備你，因爲當我在那兒時，你不來訪我，我是高興見你的，你要相信，我爲你效勞，是我不能改變的心意。」一年半後，當他前往意大利加冕路過里昂時，會見了她，他大大失望，因爲她變了，變得和小姐時代幾乎兩樣的人！當瓦倫斯階段，拿破侖除了卡羅林，還有別的女友。爲着她們，他曾學習跳舞，但他却不是精於此道的人。他似乎終生不成爲一個善於跳舞者。就在一八〇九年，爲博得新娘子馬利·路易薩（Maria Louisa）的喜歡，他請許多著名的貴婦人教他學舞，他的學習成績，後來引起巴丹的斯蒂芬尼（Stephenné）公主的失望。她情不自禁地喊道：「够了，先生。你已使我深信，你常是一位壞的學習者。」在當日他的女舞伴中，聖日耳曼（St Germain）小姐是他所喜歡的。她後來嫁給蒙塔利（de Montalivet），「皇帝」也許爲着她，給他以上等肥缺，最後又封爲伯爵。至於她，也給與皇后女官的位置，但她却願爲賢母良妻而拒絕她。這一舉動，甚得拿破侖的欣悅。

一七八六年他曾一度回故鄉去，但不久又到巴黎來。在這繁華的首都裏，他不是找覓正在紛亂的時

局可給與他的好機會，而是在探討可繞過的「第一顆樹」。過去，他之結識女友，儘管他的直覺是本於愛情的衝動，而他還不算得知道女人。既然巴黎和瓦倫斯不同，那就不難發現真正女人的特點。在十一月的某夜，由戲院出來的他，突然遇見一個陌生的女子，她是賣淫婦。他雖然不能和有錢的男子一樣購買她的肉體，但卻有機會掃除他的懦弱。他大胆地，忘卻羞恥地走近她，和她攀談，他關心她的健康狀況，而她却說：『一個人爲吃飯起見，不能不做點事！』他對這答語，感到興趣，覺着喜悅，因爲，依他自供，那是『從前所不能常有的事。』五日後，他作進一步的冒險。對像是否該夜的女人，雖然無從查考，而巴黎總不會缺乏着賤價售賣的「維娜絲」（Venus）。事後，他自悔，但異性却似一條花蛇纏着他的肢體。儘管他有時候，下過決心，用「愛國主義」去代替戀愛，用國家去代替女人，但他還是上帝所造亞丹的後代，是缺少不來夏娃的女兒。

一七八八年，他的軍隊移駐俄桑（Auxonne）。他常常到附近鄉村的農民麥塞勒（Morcelle）家，他爲着什麼呢？一般傳記家都知道是受該農民的女兒的吸引。她的青春，鼓動他的心弦，他叫她做「小馬利」，他曾送給她一條絲汗巾和一個銀戒指。這兩種東西，表現「中尉」的真情，當然要超過「皇帝」的貴重禮物。除了她，還有他的其他女友或情人。總一句話，在俄桑的拿破崙，和在瓦倫斯的時代，幾乎是兩個人！他在內心否定過去所說的愛情，更譏笑別人的情癡。他曾面告一位友人：「究有什麼奇怪的病侵襲你呢！你數夜不睡，你也不食，在世界中，你居然找不到安息所！你的血液沸騰，你行坐不甯，你兩眼注視地下。我可憐的朋友，這是你的幸福嗎？……我爲你的錯誤而感傷！你相信，只有愛情會引你走上美德之途嗎？恰恰相反。愛情在後面威脅你。請理智些吧！」這種見解，自然也與後日之熱戀約瑟芬（Josefine）的情況相反。所以如此，爲着這是時候的他，重視家庭的情，以爲男女之愛，足以

毀滅事業。他曾說：『沒有妻，就沒有健康和幸福，各種各式的單身漢們都知道他們的快樂是假的吧！』這也是一個科西嘉人的想法。爲着把家庭之愛放在首位，所以，在該年四月，他又請假回阿耶佐去！

一七八九年，是法國大革命的日子。在那樣動盪時代中，他一面目擊巴士狄獄的陷落，一面看絞人架，另一面還在想着戀愛一語之真正闡釋。一直到一七九二年，他都沒有什麼大作爲，只在那年他回故鄉來，當地的統兵官，請他當義勇軍副少佐。似乎阿耶佐不是他的活動舞台，三月後他又回到人心極其浮動的巴黎。他不是爲參加任何派別而來，只是以旁觀者立場，檢討事變之善與惡。他注視「亂民」之闖入王宮，並見到路易十六在「亂民」面前的失去尊嚴。他感慨地說：『有人告訴我路易十六把紅帽子戴上，我就有了結論，曉得他的君主地位算是完的。因爲在政治裏頭，作了一件失體統的事，就不能再幹下去了。』雖然他不滿統治者的柔弱，以爲可用大砲打走「亂民」，但當他自己遇見「用一枝長矛掛着一顆人頭的遊行隊伍」時，他却表現得和路易十六一樣的馴服。那些羣衆，把他當爲紳士，要他喊國民萬歲。他自供：『我趕快就喊！』

在這樣大變動中，他除一度回阿耶佐參加軍事工作外，其餘都逗留巴黎。革命後的巴黎，對於拿破侖，並沒有什麼大好處。直到一七九三年，他的偉大遠景，却逐漸地在他眼前展開。

這時候，共和國制度頒佈了，卡伯特家的君主路易十六已走上斷頭台。全歐洲的君主，側目注視三色旗的飄揚，英國的軍隊，更勾結保王黨人佔據土倫(Toulon)。雅考賓的共和國，決心掃除法國南部的反革命黨人和英軍，遂派遣討伐軍。拿破侖以對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幼弟的友誼，被任爲砲隊指揮官。他運用獨特的軍事天才，於短期間內組織好砲隊，並結交了在他眼中注定要發達的舉諾(Junot)。經過兩個月的間斷戰爭，他的軍隊佔領土倫。這是他的第一次軍功。

爲着他的武勇，共和國命他參加駐尼司（Nice）的駐軍。他的官職是砲兵隊長。賴他的計劃，法軍佔領亞爾卑沿海一帶，使進軍意大利的困難性減少。但恰在這時候（七月廿三日），發生特米多（Thermidor）政變。他以羅伯斯庇爾幼弟友人的關係，被罷免職務，並拘禁。不久，他出獄。這時候，他全家住馬賽，生活極爲困難，他自己住居尼司約瑟·羅倫提（Joseph Laurenti）伯爵家。他看上伯爵的幼女埃美利（Emilie），並向她的家屬求婚。伯爵爲着她只十四歲，拒絕他的請求。

失意的他，前往巴黎。九月他又被任意大利軍的砲兵隊長。該隊的公民代表，是李考德（Ricoud）和特力歐·地·李尼里司（Turreau de Ligneret）。他倆和他頗有交情，因此工作十分順利。

特力歐是一個不著名的人物，但却娶一位極漂亮的女人。一七九四年九月，特氏夫婦蒞臨尼司，會見拿破侖。這位二十四歲的婦人，身材輕小，褐髮，黑目，並有動人的紅脣。她名叫路易·特力歐（Louise Turreau）拿破侖不僅爲她的美色所迷，且抱着一個希望，要賴她的介紹，接近政界要人，因此，他十分巴結她。這一對情人，中間曾有一度鬧翻，但到翌年在巴黎重會見時，又復煽起情火。一七九六年，她生了女孩，父親就是拿破侖。爲着路易之更換愛人，像換一套衣服，所以雖有這一關係，終須分開。一七九七年，特力歐逝世，這風流寡婦，曾向拿破侖求助。一八一〇至一一間，「皇帝」行獵凡爾賽，突然記起她，命侍從柏替亞（Berthier）召見舊情人。他和她會見後大失所望，因爲貧困使她變爲蒼老的婦人。他問她『爲什麼不利用在意大利軍隊的友人們來見我，他們有許多已成爲要人，而且經常和我一起。』她痛苦地答道：『自從他們有了權力後，已認不得我了。』他可憐她，給她以八千法郎的恩俸。

正當拿破侖與路易熱戀時，長兄約瑟和馬賽商人女尤麗·卡拉利（Julie Clary）結婚，得了大妝奩

。貧困的他，聽到這消息，不覺嘆一口氣說：「傻瓜的約瑟，是多麼幸福！」但，他自己也不錯，因為他由之愛上了約瑟的姊妹地塞里（Desiree）。

拿破侖和地塞里接近，是在一七九四年，那時奔那帕特全家移居馬賽。他和十六歲的她，發生了很好的友誼，可是頗有情場經驗的他，並未向她求婚。她爲他在土倫的武功「天才」而逗起對他的柔情，在給他的第一封信中，她告訴他：「你知道，我是怎麼愛你的；可是我永不能夠說出我對你的感覺。分開和遠途也永不能變更你感動我的情感。總一句話，我的整個生命是屬於你的。」到一七九五年，他決心組織家庭，地塞里家屬也擬以十五萬法郎爲妝奩。拿破侖的貧窮，對這巨額的金錢，是十分需要的，更不必說他對她有了愛情。大概自這一年起，這一對情人完全沈在愛河中。當她和姐姐及姐夫遊熱內亞（Genoa）時，曾寫一封充滿柔情密意的信說：「趕快寫信給我，這不是保證你的心境——我倆的心，早已緊合起來了。」——只是報告我你的健康消息。當我倆分別時，你是有些不好過的。我的朋友！請善自珍攝，爲你的尤增尼（她的乳名——著者）而保重，她沒有你是不能活下去的。請永久守着愛我的諾言。我也同樣確定地守着愛你的許諾。……」他十分感動，決心提前結婚。他不只一次函告約瑟，自己對她的愛戀。但突然間，她不給他以片言隻字。他爲這宗事，一再詢問約瑟，這是約瑟的責任，因爲他是傳信者。最後，他接到她的信，他欣喜若狂。九月（一七九五）五日，他請約瑟向地塞里家提出婚事。此後，我們就不見他再提這宗事。這責任不在於她的家屬，而是他在巴刺斯（Barrès）等家裏，取得接近比她更美麗女人的機會，並且被泰林（Thilien）夫人所迷。地塞里爲這而流過無數次的熱淚，到她知道他和約瑟芬結婚時，她心碎地寫信給他：「你已使我這樣地不幸，我沒有忘記你的勇氣……你結婚了！可憐的地塞里，一定不能再愛你和想念你嗎？……我沒有別的希望，只有一死。活着是磨難

我，因為我不能再以她貢獻給你。……你結婚了！我不能理解那思想——他殺死我。我永不屬於別人，……我希望馬上變為最幸福的婦人，你的妻！你的結婚却粉碎我的幸福。……我願你有最大的欣悅，和為你的婚姻而祝福。願你所選擇的女人，使你幸福，和我所盼望給你的一樣，並且你有該享受的幸福。在你現在的幸福期間，不應完全忘記可憐的尤增尼，並請為她的命運而苦惱。」他讀過這封信，正像在戰場上射中一顆子彈。他不只一次想向她求恕，後來並為她介紹二十六歲的將軍杜波(Lionard Dughot)；但他却有情人和兒子。一七九八年，乃嫁給柏納陀特(Bernadotte)，他恰在埃及。他似乎不滿意這婚事，但一年後，她要他為她的嬰孩命名。這是他對他的報復。因為他不能由約瑟芬滿足了這一欲望。他給她的兒子，命名為奧斯卡(Cesar)，似乎預見到嬰兒是後日北國的儲君。柏納陀特不是他的好友，而他却為着她厚待她的丈夫。為她，他給柏氏以大將職；為她，他以四十萬法郎為柏氏購邸宅；為她，他給柏氏以逢特·科服(Pontecorvo)王爵；為她，他給柏氏就任瑞典王的機會。一切為着她，因為他曾背叛過她！她後來以八十三歲高齡，於一八六〇年逝世。

當他正熱戀着地塞里時，共和國政府委他以芬底(Ja Vendie)的軍職。他不接受，藉口於繼任者未到。到他不能不前往時，他帶着副官舉諾，和有良好的友誼的馬爾蒙(Marmont)向首都出發。他們路過馬爾蒙的故鄉查提侖(Charillon)，一個反雅考賓的城市。拿破崙為着過去的歷史，受人們的歡迎，因此馬爾蒙夫人為他介紹鄰居查斯提奈(Chastelay)伯爵夫婦。伯爵有一位賢慧及受過教養的小姐，名叫維多林(Victorine)。她為他奏鋼琴，為他唱意大利曲，但都不引起他的興趣。翌日，馬爾蒙夫人宴請伯爵全家，維多林改變作風，向他詢問科西嘉的風景等等，方逗起他的高興，他向她傾吐自己的抱負，自己的政見，談及內戰等等。她覺一生中第一次遇見了一位有智慧的女人。此後，他和她發生了友

誼，一切繼續至約瑟芬迫她離開宮庭止，方斷絕了往來。

到巴黎後，由於他的活動，被任爲荷蘭砲兵旅旅長。這是他所高興的職務，但緊張的時局，却阻留着他。他也利用這機會使自己充當幸運者。

第二章

雅考賓專政及失敗——巴刺斯的政變——泰林夫人——泰林夫人與約瑟芬——約瑟芬過去的歷史——約瑟芬與拿破侖——結婚——征意——對約瑟芬的愛戀——約瑟芬赴意與希波勒特——發現約瑟芬的醜行

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是法國新制度產生的信號。但在因襲的環境中，牠的產生雖然是既成的事實，而牠的發展或長大却不能十分順利。開始，是保王黨與共和主義者的鬥爭，牠到路易十六被殺時，達於極點，勝利的是共和主義者。但勝利之歷史意義，究竟是什麼呢？嚴重的社會分化，還難使人們會馬上明白牠。牠正像被遮在濃霧中的太陽，需要一些時刻。在這混亂中的政權，是操在雅考賓派的手裏。因為雅考賓派的專政，如一般歷史家所說，是代表當日法國小有產者的政權；所以，牠既懼怕由左來的攻擊，也不能允許由右來的危險。牠要向兩方面進攻。這個設施，叫做「恐怖」。恐怖的政治，不是毀滅牠的敵人的唯一手段，恰恰相反，倒是掃除革命期中不合歷史要求但對革命却有功績之狂熱革命者所不可避免的暴力。因此，「恐怖」的結果，是左的比重逐漸減少，右的勢力比例地增加。增加到某一限度，就發生「特米多」。在這個政變中，雅考賓用自己的熱血記錄自己的歷史任務，而得意的資產階級，還不能充當新的統治主人。因為，社會的比重，還須估量一次。受列國支持的保王黨，既有捲土重來的機會，不滿於政治明朗化之小資產者們，還暗中企圖死灰復燃。這一局勢的清算，表現為國民議會與反動

派的鬥爭。當時巴黎的國民軍，受反國民議會派的指使，並有老將丹尼坎（Dunicon）指揮牠，聲勢十分浩大。國民議會只有五千常備軍，統率者是無能的麥努（Menou）。當這一情況爲國民議會中的負責人所明白時，大家急於找覓麥努的繼任者。負責人之一巴刺斯，向泰林建議，說：『我有一位你需要的人，那是小科西嘉軍官。』這建議爲泰林們所接受，拿破侖因之取得了顯示身手的機會。他推巴刺斯出來繼任麥努，自己充當副司。同時，就布置一切，並用武力擊敗攻擊者。勝利使巴刺斯被推爲執政府的執政，有功的拿氏，五日後被任爲國內軍隊副司令。又半月，他由巴刺斯手上，接到總司令的大印。到這時候，確如他自己當鎮壓反國民議會後給約瑟信所說：『我的好運來了！』但他怎樣得到這好運，我們需要說他和泰林夫人們的關係。

當特米多政變後，巴黎社會的生活，展開新的局面。有產者的抬頭，和腐化投機份子的活動，社會的唯一特徵，表現爲女性的活躍。這情況，又如他在一七九五年七月十二日所記的。『此時奢靡、歡樂、美術的風氣，又重複發生。令人驚駭的，無論那裏都是女人。』在那一大羣女人中，最重要的，而且和特米多有關係的，就是被稱爲「特米多之花」的泰林夫人。

她本名燕妮·馬利（Jeanne Marie Ignace Theresia Cabanis），係芳登尼（de Fontenay）侯爵夫人。後來和侯爵離婚，先充當泰林的情婦，不久正式嫁給他。她利用泰林的權力，干預政治，使他的住宅，成爲政治陰謀的中心。她鼓勵丈夫推翻羅伯斯庇爾的專政，成功後，使新的法蘭西置於她的足下。於是，她驟然地充當政治支配者，就到她和泰林離開，轉變爲執政巴刺斯的情婦時，她的住處盧森堡宮，還被稱爲「小朝廷」。

當她還未成名時，周圍已聚集一羣不守本分的女人，約瑟芳即其中之一，她的紗籠，成爲政客及投

機者的中心。人們在那裏，不會感到失望。不說別的刺激，只就她的好客與美貌，已足抵償一切了。

說到她的美貌，如舉諾夫人的形容：是活的維娜司。她的各種裝束，使人驚爲天仙下降；她的黑髮捲覆，似雕刻中的仙女；她赤足穿拖鞋，用繡金帶束於腳踝；她的兩臂，使任何古代雕刻家不能想像其美；她大而明亮的眼睛，射出光芒；她櫻桃似的小口，微笑時使年輕人銷魂；至於她的音調，恰似仙女的歌聲。具有這樣美麗的女人，征服包圍她的男子，是十分容易的。可是，她有一弱點，當她征服男子之後，馬上放下武器，使接觸過她的紅唇的人，不再費力地降服她。爲着這個原因，她輾轉於所愛者的臂上。總一句話：雖然耶和華給她以肉體上的財富，却忘却給她以靈魂上的尊嚴。

在以這樣女人爲首領的紗籠中，拿破侖由巴刺斯的介紹，成爲時常的來客。這位短小的軍人，穿着陳舊的制服，破靴，引起人們的注目。泰林夫人馬上留意他。他也爲着她的美貌與勢力，曲意逢迎她。她是否重視他，那是難說的，但却有波哈內(Bartholin)子爵夫人，當他走去後，暗中間着他是誰。泰林夫人答道：『那是拿破侖將軍。』這個探詢者，就是約瑟芬。

時常充當泰林夫人紗客籠人的拿破侖，不久便知道女人對於政治的作用。他曾寫信告訴約瑟：『到處都是女人，他們坐在戲院中，散步公園內，在圖書館中讀書。……人們不想別的只想女人，他們只爲女人而活，並賴她的許諾而活。』這幾句話，也許說的過份些，但他當日之顛倒於泰林夫人的裙下，却是鐵的事實。他爲着自己的寒酸，特地對她訴苦。她爲他寫信給第十七師軍需官利斐夫(Lefevre)設法。她的信數日後發生效力，他便煥然一新。

受這樣厚待的他，並未會對她發生好感。依巴刺斯的告白，爲着她拒絕他作進一步的要求。這是一宗難於肯定的事。因爲在他給巴刺斯的一封信中。曾說過這樣的話：『爲我吻泰林夫人和查都蓮娜(C)